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四十五回 俏丫鬟揮劍驅邪 賢侍女彈琴解憤

季子摧鋒逆首誅，公明操纒號通儒。誰知閨閣尤能此，慷慨何曾遜丈夫。

卻說耿朗自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以春曉為妾之後，轉眼兩個年頭。宣德宴駕，正統元年，耿順時已六歲，春曉生一女名順娘，亦交兩歲。愛娘生一子名耿皇頁，香兒生一子耿岳頁，俱一歲。泗國公死後，朝廷選人承襲，耿朗因王振用事，上下之情不通，且自出征還朝，已逾三載，不見遷擢。而郎中李茂宏見機辭官，季子章又不日解兵回家，正好與公明達同作林下閒人。於是遂告病在家，閉門謝客。是時耿懷、耿懷亦皆病故，朝內無人。襲封一事，益發遲慢。時方三月，忽風忽雨天時，乍熱乍寒節氣。春曉新病未起，愛娘令丹棘、青裳夜間過來照看。

恰遇春雨成霖，連朝徹夜。到晚間閉上院門，放下窗幕，性瀾煮茗，情圃焚香，春曉倚枕而坐，聽丹棘說劍，青裳講琴。因歎道：「想那年八月中秋，一個舞劍，一個彈琴，是何等風景？今日你我依然，二娘何在？匣中劍囊內琴，未知幼子能承受否？」丹棘、青裳道：「正是西屋劍，東屋琴，聽說二娘最是愛惜。」春曉道：「劍原有兩股，一股長的，名揚化，那年二月送與季武功。這西屋短的，名驅邪。琴亦有兩張，一張大的，名宣幽，那年二月送與公明先生。這東屋小的，名解憤。人亡物在，睹物思人，那得不令人傷感！」丹棘、青裳又解勸一番。三更以後，雨益大，前庭後院，一派聲響。紫荊樹下，彷彿敲金。玫瑰叢邊，依稀嘎玉。春曉就寢。眾氏道：「連日內夾牆中梆鈴稀少，童家兄弟既是協辦管家，也該上心察問。」

需氏道：「正是偷雨不偷月，今夜到要留心。」丹棘道：「你兩個老人家不必掛懷，我夜間不甚困，正好聽聽動靜。」眾氏需氏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四更以後，眾人俱睡。

丹棘吹滅燈火，獨坐在中間屋內。是時雨止，簷水不流，四壁寂寂，並無聲氣。夾牆中梆鈴果然稀少，遠遠聞得街坊上更鼓，正在無聊之際，猛聽得樹葉上的水聲滴點，既無風吹，好似人搖。隔窗孔望外細看，黑洞洞又不明白。

看了一會，水聲亦住，覺得白灰牆下，似有喘息之象，心內便覺可疑。定了一定，看得又亮些。見窗前一塊黑影，從東往西而去。心下知有幾分蹊蹺，隨亦進了西裡屋，聽了聽順哥奶娘合暮雨俱各沉睡。走到窗前手盆架旁，立不多時，見窗紙一亮，窗幕外早滾下一個火球。蹲下身子，拔下釵兒撥那火球，那物件覺有栗子大小，氣味甚劣。知是賊用的熏香，忙用細帕從手盆內沾濕，在火球上一擰，便將火球淹滅。方滅得一個，見窗幕一亮，又一連滾下兩個，不慌不忙，亦依前法治了。再遲一會，已交五更。又下起雨來，覺窗幕亂搖，窗紙有聲。窗上鐵鎖似用手擰的光景。近窗一看，果然不錯。丹棘發怒，走到牆邊，取下短劍，方才舉步，猛然咯噠一聲，鎖已擰斷。丹棘持劍向窗幕動處一戳，不戳時便罷，才一戳，只聽得窗外叫聲「哎呀！」窗櫺亂動，腳步亂響，早將順哥驚醒，奶娘暮雨亦醒。中間屋內上宿的眾氏、需氏一齊聲喚。丹棘方說「有賊！」需氏取火掌燈，性瀾、情圃從東一間北簷下小屋內走出，青裳從東套間內走出，曉雲從北套間內走出，見丹棘在西裡屋手持短劍，便一齊問道：「賊在何處？」丹棘道：

「賊已驚走，現有熏香在此。」春曉將順哥抱在懷內，令丹棘在旁護衛。乃道：「深宅曲院，外賊如何輕來？我們且不可開門，只同聲高叫，一則可以驚走餘賊，二則東配樓上宿的必來接應，那時再開門不遲。」眾氏、需氏便一齊高叫，果然上宿的雄壯婦女弓箭在前，棍棒在後，一面打起傳牌，兩分頭前後並進。後廳前上宿的健丁，鑿牌閃棍，由東角門都進了東一所。前後聲氣相通，眾氏方開無座的後門。是夜耿朗在愛娘房裡，愛娘等外邊的救應。迎至萱草坪，乃同耿朗到春曉房內。」見西裡屋的窗紙扯去一塊，鐵鎖扭斷，亦丟在一邊，地下有水濕的香球三個。外邊男僕照見窗外一溜血點，到院門邊又是一堆血點。院門的鎖，亦扭壞。出得院門九迴廊的階下，亦有些血跡。一直照去，九曉軒前又一堆濃血。順著血點往東與葡萄園相近，一座牆邊，那牆高七八尺，牆外有幾間小屋，是堆柴草之所。屋後一帶高牆，到高牆下見一個人臥在地上，已是半死，象是帶了傷，登不上牆跌下來的光景。仔細一看，並非別人，卻是童觀。眾人大驚，搜檢身上，還有香球小刀等物，耿朗大怒。少時天明，眾人將童觀抬出，耿朗細審童蒙，童蒙並不知情。耿朗用藥調治童觀，可惜劍傷入骨，兩腿跌折，眼睛突出，七孔流血而死。

童蒙只求不連累自己，買口棺木，抬出城外不提。耿朗不知童觀是感恩私報私怨，要害順哥，只說不是愛丫環就是想奶娘，故敢如此妄為。然人已死去，不必深究，將坐更的更夫重加處治，又將值日的門柝責罰，將童蒙逐出，用眾允之子無悔，需有孚之子需吉為正副管家。」卻說香兒，本以童觀、童蒙為外援以李氏、童氏為內應。今死的死，去的去，聲氣不通，好不悶悶。又受童觀這一驚，未免又加惶恐。

不覺過夏，又早逢秋。金風乍起，乃孫寶署吏之辰。王漏初遲，正褚淵彈琴之夕。這日宿秀來東一所閒耍，青裳道：「這幾日四娘作甚活計？宿秀道：「氣還生不了，有什麼活計可作？綠姐姐已去，童媽媽已死，無了可心的，我們都是販不是的客人。」青裳道：「四娘還捨得打你麼？」宿秀道：「用人向前，不用人向後，原是四娘的性格。幸而童家已絕，不然又不知造多少非言。」青裳道：「他敢弄甚麼是非麼？」

宿秀道：「當日四娘與二娘不和之時，綠姐姐無日不懈勸，童媽媽無日不調唆。終日家啞嘴啞舌，流眉流眼，他的鬼八卦我亦見過。大約這櫻桃樹北，穿廊後毛廊內，還有他的鎮物。」青裳聽了，便不再問。要將此事告知六娘，又因六娘平日不喜人傳言遞語，倘毛廊內若無蹤跡，反覺得多事。若扔開了罷，實在心內又不服。宿秀去後，青裳走過萱草坪，見愛娘正和春曉坐在樓下看和兒收拾秋海棠，愛娘道：「久不聽青兒琴音，想是生疏了。」青裳道：「生疏到未必，只恐彈非其宜，反為不妙耳。」愛娘道：「今日氣朗天清，不濕不燥，正得其時。幽庭深院，遠隔紅塵，正得其地。名花如海棠，美人如六娘，又得其物與人，四宜俱全，有何不妙？」因教青裳自往東屋裡去取琴。青裳取了琴，放在案上，端端正正坐下，緩緩的理起弦來，先彈一套《雁落平沙》，次彈一套《鶴鳴深谷》。愛娘、春曉聽到入神，真乃飄飄欲仙。未彈一套《大江東去》，正在嘈礪澎湃之際，忽鏗然一聲，第二弦中斷。青裳因先有宿秀之言，今又目睹穿廊，故不覺指隨心動，物為情摧。愛娘驚道：「青兒指下為何現出一團不平之氣？莫不有甚積憤！」青裳道：「婢子原說恐非其宜，不想情之所觸，果如其言。」愛娘笑道：「青兒敢有私乎？」青裳斂衽而起，將琴收過，便把宿秀所說，細細告知愛娘。愛娘道：「這些事體，我亦略有所聞。若果其然，則童氏死有餘辜矣。」因同春曉帶了青裳到廊內周圍細看一回，不見有甚破綻。及至看到洗淨桶的溝邊有一塊磚，覺得高些，用腳去蹴，又不活動，象是原砌上的。但溝內溝外，俱是油灰砌就，鐵屑培乾，惟有一塊灰色鬆淺，看其形狀，雖有一兩年之久，終不似別者的順眼。青裳用鷹嘴小鋤方掘起，磚下又有一片瓦，將瓦掀翻，又一層浮土，捧出浮土，早現出一個二寸大小的木匣。青裳不知好歹，一時手軟，不敢去取。春曉急忙拾起，打開一看，內有兩個木人，一男一女，背向背立著。男人身上，寫耿朗年庚，女人身上，寫夢卿年庚。春曉看畢，手足俱顫，面目更色。

愛娘與青裳扶到屋內，方轉過氣來。將木匣摔碎，恨道：「童氏可恨如此！不過因兩個姪兒便敢作此不法。使老婢若在，我必生食其肉！前者童觀作賊，明係特來行刺。若非丹家妹子，我亦遭不白之冤矣。今此又是青妹破了鎮物，於去世的雖無所濟，於在世的卻有所警。至於我，則又覺心悸。」愛娘道：「事都已久，氣也無益。我看西邊那人，外無外援，內無內助，諒不能成大害。你只須見機而動，包管無悔。只是人都說你的臉比二娘紅些，今日著了氣，恰似二娘白了。若在九曉軒，未免又令官人吃嚇。此後若再著氣，人不說你懷惱，反要說你爭妍，也須檢點方妥。」

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理為情虧，又起無端之惑。福因禍積，反邀不次之封。